

奧·亨利
短篇小說
選集

平明出版社

奧·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奧·亨利 著

王仲年 譯

新譯文叢刊

新譯文叢刊

〔文學・藝術〕

奧・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定價 ¥6.400

著者	〔美〕奧・亨利
譯者	王仲年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版(1-14000)

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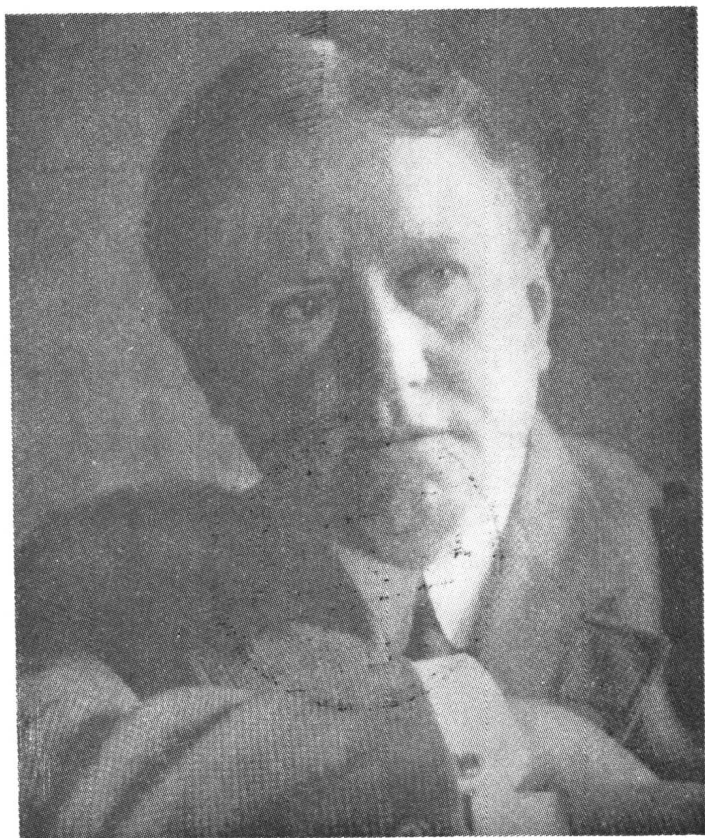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原 書 名 “Short Stories” and “More O. Henry”
原 作 者 O. Henry
原 出 版 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33.

內 容 介 紹

奧·亨利是二十世紀初葉美國最傑出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暴露了資本主義統治下下層人物的悲慘命運 揭穿了整個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他的每一個短篇都像是一把刺入資本主義腐朽的心臟的匕首。

本書包括『警察和讚美詩』、『麥琪的禮物』等三十多篇代表作。



奥·亨利像

序

蘇聯 鮑·康捷爾

美國作家奧·亨利的有特色的短篇小說是蘇聯讀者所熟知的，他獨特地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美國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

奧·亨利的作品真實地描繪了帝國主義形成時期的美國的生活，弗·依·列寧曾經說這個美國是『彰著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小撮荒淫無恥的、在泥濘和財富中打滾的億萬富翁與千百萬在飢餓線上掙扎圖存的勞動人民中間有一條鴻溝。』^①

奧·亨利經歷了艱苦的人生道路，這使他對於資本主義蠻荒世界底生存競爭的嚴酷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

作家的真姓名是威廉姆·錫特奈·波特(William Sidney Porter)。他於一八六二年生在北卡羅里那州格林斯波羅小鎮一個醫師的家庭裏。還只十五歲的時候，他就在一藥房裏工作了。一八八二年，波特脫離了家鄉的單調生活，動身去南方的塔克薩斯州尋求『幸福』。他在牧場裏當了將近兩年的牧童，移居到塔克薩斯州的首府，在那兒的十一年

① 見列寧全集二十八卷四十六頁『致美國工人書』。

中更換了多種多樣的職業：藥劑師、錄事、辦事員、製圖員，以及銀行的出納員。

他的第一次文學嘗試是和這段時期有關的。

保特在銀行裏工作期間，被控盜用公款，一八九八年給關進監獄，坐了四年牢。

一九〇二年，他遷居紐約，全心全意致力於在監禁期間早已開始了的文學活動。

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是在一八九九年以奧·亨利（O. Henry）的筆名發表的。豐富的生活經驗、貧困艱苦的歲月、顛沛流浪、監獄禁閉以及與多種多樣的人物的接觸，給了作家以最豐富的創作材料。奧·亨利的文學作品的產量是巨大的。他在短促的創作生涯中（奧·亨利死於一九一〇年），寫下了將近三百個短篇小說，起先載在美國報紙的星期副刊上，後來彙成單行本出版。

奧·亨利很快地就被公認為最傑出的短篇小說風格作家。

當時這一類短篇小說的結構都有一定的類型。結局總是圓滿，而又出乎意外的，善行得到了獎勵，惡行遭受了懲罰。這類短篇小說底社會意義是保持正統的美國樂觀主義，轉移勞動人民為自身社會權利進行鬭爭的目標。在這類小說中，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一筆抹煞，就是以緩和調停的方式來表現。主人公的僥倖成功是美國「繁榮」時期的「典型」現象。

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的矛盾於是竟成了可笑的、易於改善的偶然事件。

奧·亨利承襲了『短篇小說』底傳統，使它具有了社會意義和輝煌的藝術形式。作爲一個天才的作家和敏銳的觀察者，奧·亨利能够看出，並且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當時美國社會的矛盾。

這些短篇小說引起了特殊的興趣，它們描寫了資本主義的野獸世界，以及它的獐獍的法律、貧乏的生活理想、苦難和窮困的壓迫。作家並沒有涉及美國現實的另一些特徵：例如美帝國主義在其他國家的無恥的主宰、政府機構的貪污腐化、企業集團和幫會、警察甚至和罪犯的勾結；他的小說只反映了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

對於蘇聯讀者，奧·亨利的作品中正是這一部分具有最大的價值。

奧·亨利雖然沒有積極地揭發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循用傑克·倫敦和西奧道·德萊塞的批評現實主義，雖然沒有提出社會制度可能改變的問題，他的短篇小說仍然暴露了美國『民主』的特徵、掠奪搶劫的社會，在那兒，野蠻的法律主宰一切，而幸福的唯一標準只是金元。

如果深入地想一想奧·亨利的許多『幽默』小說底內容，它們就喪失了可笑的地方，而真摯地說明了弗·依·列寧對美國文明的顯著特徵所加的評語：『這就是說：各盡所能地搾取。』^①

① 見列寧全集三十卷三百六十四頁『全俄勞動哥羅克第一屆大會上的報告』。

雖然奧·亨利筆下的美國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我們在他的小說裏卻碰上了我們所熟悉的現代杜魯門美國底典型特色。皇帝與白菜這部小說在今天仍然具有獨特的意義，它尖銳地抨擊了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情況，揭露了北美合衆國的頭子在拉丁美洲各國全權統治的內幕，奧·亨利寫作時期的那些國家，除了更深地落進美國的奴役之外，現在並沒有絲毫改變，眼前那些國家的地主和商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渴望在歐洲或亞洲的某些地方爆發新的戰爭，以便以特別高的價格向交戰國出售貨物，而在這種血腥的生意中大發橫財。』^①

短篇小說女人描繪了華盛頓統治集團的唯利是圖，他們『樂意効勞』，出賣政府職位。雖然奧·亨利強調的不是唯利是圖的事實，只是由於收買職位而鬧的笑話，蘇聯讀者毫無疑問地仍舊會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政府職位的肆無忌憚的買賣，同時想起美國今天的大批領事、大使、外長、『特派全權代表』，以前都是銀行家和軍火商。

我們所選擇的道路是敘述以前的匪徒鯊魚陶特遜成了華爾街的銀行家^②，他的掠奪

① 引自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斯大林對真理報記者的談話，中譯文原載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上海解放日報。

② 這裏和故事有些出入，故事是說陶特遜出外謀生時選擇了一條通向紐約的路，後來成爲銀行家，如果當時選了另一條岔路，就可能成爲匪徒。

性的金融業務，就是以前搶劫擄掠『事業』的直接延續。『冷酷的貪婪』是他性格的特色。

嘹亮的呼聲中指出了匪徒和警察之間的密切聯繫。

奧·亨利的短篇小說有很多是寫美國社會中流浪漢、小偷、強盜、騙子的生活。這些小說大多以『賊偷賊，黑吃黑』為題材，和當時資產階級作家的小說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他們最喜歡以強盜、土匪和叛徒作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加以讚揚。作家在刮狼皮中借一個騙子的嘴控訴了資產階級的欺詐：『都因為你們這批假仁假義的公民專想無中生有、不勞而獲，這國家裏的抽彩、空頭礦山、股票投機和投機倒把的人才能存在。』

豬仔的倫理、叢林中的孩子、微妙的婚姻學、破了產的信用、慈善事業數學講座等幾個短篇寫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掠奪倫理，在那兒，欺騙和搶劫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現象。

有許多故事是敘述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追尋『謀生之道』的。奧·亨利客觀地戳穿了資產階級刊物最喜愛的，說是每一個美國人都可能成為百萬富翁的奇談。

愛兒西在紐約裏的姑娘愛兒西，找尋工作到處碰壁之後，落到了竟是淫棍的『善人』手裏。這兒同時也諷刺了資產階級的假仁假義的慈善事業，它們不給你工作，卻給你免費的禱告和上帝的教訓。

並非故事敘述了一個人的悲慘命運，他上紐約去追尋成就，可是和現實生活衝突之下，他的幻想和希望全部毀滅了。一個忙碌經紀人的浪漫史說明孜孜為利的人連天性都

消磨殆盡了。喀克得斯來的採購員揭露了美國商人公然的卑鄙無恥，利用年輕姑娘作為誘惑採購員的引餌。

奧·亨利有許多故事是描繪勞動人民的窮困，以及他們的無可忍受的生活和工作情況。警察和讚美詩的主人公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窮光棍，他渴望給關進監獄以謀食宿。這個緩和的幽默故事，雖然沒有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慢性失業現象的社會根源，卻是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有力控訴。

奧·亨利小說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寫普通的小人物，貧民和失意人底友誼和愛情。

在這些短篇中，奧·亨利並沒有渲染現實，而達到了高度的樂觀主義，發掘了小人物靈魂的寶藏，那些小人物即使在資本主義的蠻荒中仍然保持了原來的人性。最著名的一個短篇，麥琪的禮物就採用了這個主題。

奧·亨利去世以後，美國「短篇小說」完全喪失了進步氣息。現今資產階級的報章雜誌所發表的這種風格的文藝作品，完全是為仇恨一切進步力量，鼓吹新的世界戰爭，散播種族歧視的美帝國主義服務的。美國作家奧·亨利的傑出的作品充滿了對美國普通人民的熱愛，客觀地暴露了畸形的美國現實，在這種宣傳仇視人類的腐朽思想、假冒偽善地頌揚「美國生活方式」的文學中引起了特殊的興趣。蘇聯讀者藉了奧·亨利的短篇小說的幫助，能够更鮮明地想像出過去和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美國。

目次

序.....	蘇聯 鮑·康捷爾.....	一
警察和讚美詩.....		三
人生的波瀾.....		一三
一個忙碌經紀人的浪漫史.....		二三
我們所選擇的道路.....		二六
蕭恩斯坦的愛情劑.....		三五
嘹亮的呼聲.....		四三
二十年後.....		五五
愛的服役.....		五九
叢林中的孩子.....		六九
最後的藤葉.....		七九

紫衣.....	九
沒有完的故事.....	七
『犯罪的當事人』.....	一〇六
麥琪的禮物.....	一六
喀克得斯來的採購員.....	二六
豬仔的倫理.....	三七
微妙的婚姻學.....	一五
刮狼皮.....	一六
慈善事業數學講座.....	一七〇
愛兒西在紐約.....	一三一

奧·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警察和讚美詩

蘇貝躺在麥迪生廣場裏的長凳上，轉側不安。當夜晚雁羣引吭高鳴，當沒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對她們的丈夫親熱起來，或者當蘇貝躺在廣場裏的長凳上轉側不安的時候，你能知道冬天已經逼近了。

一片黃葉飄落到蘇貝的膝頭。那是傑克·佛洛斯脫^①的名片。傑克對於麥迪生廣場的老房客倒是體貼入微的，他每年要來的時候，總是預先通知。他在十字街頭把他的名片交給北風——『幕天席地別墅』的門房，這樣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準備了。

蘇貝體會到，爲了應付面臨的嚴冬，由他來組織一個單人財務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到了。因此他在長凳上轉側不安。

蘇貝對於冬令墊居方面倒沒有什麼奢望。他壓根兒沒有想到地中海的遊弋，或者南方催人欲眠的天氣，更沒有想到維蘇威海灣^②的游泳。他衷心企求的只是到島上^③去住。

① 傑克·佛洛斯脫爲原文 Jack Frost 的音譯，是「寒霜」的擬人稱。

② 維蘇威海灣 (Vesuvian Bay) 意大利那不勒斯東面的海灣，氣候溫和。

三個月。三個月食宿可以無愁，既能擺脫風神^①和巡警的干擾，又有意氣相投的朋友共處，在蘇貝心目中，再沒有比這更美滿的事了。

多年來，那好客的勃萊克衛爾監獄成了他的冬季寓所。正如那些比他幸運得多的紐約佬每冬買了車票到棕櫚磯和麗維雅拉^②去消寒一樣，蘇貝也爲他一年一度去島上的計劃作了最低限度的準備。而現在是時候了。昨晚他在那古老的廣場裏，睡在噴水泉旁邊的長凳上，用了三份禮拜天的報紙，分別鋪在衣服裏，腳踝和膝蓋上，還是抵擋不住寒冷的侵襲。這使蘇貝及時深切地想起了島上的生活。他瞧不起那些以慈善爲名替地方上寄食者所準備的佈施。在蘇貝看來，法律比慈善要更寬仁。他可以去的場所多的是，不管是市政府辦的，或是慈善機關辦的，他在那兒可以謀得適合於他簡單生活方式的食宿。可是這種慈善的恩賜有損蘇貝的自尊。從慈善家手裏領取每一件恩典，固然不必花錢，卻得負擔精神上的屈辱。凡事有利必有弊^③，要睡慈善機關的牀鋪，先得被逼洗個澡；要吃一隻麵包，

① 指勃萊克衛爾島 (Blackwell)，該島位於紐約和勃魯克林之間的海峽中，上有監獄、瘋人院等。

② 原文爲波屬埃斯 (Borras)，神話中北風之神。

③ 棕櫚磯 (Palm Beach) 和麗維雅拉 (Riviera)：均係美國南部城市，氣候溫和，爲避寒勝地。

④ 原文是『有了凱撒，就有他的勃魯德斯』，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紀元前100—44，是羅馬皇帝，爲其好友勃魯德斯 (Marcus Brutus) 紀元前84—42所暗殺。